

特别关注

寻找“周建民”：一个都不能少

康佳伟 本报记者 宋子洵 特约记者 刘汉宝

“张宇听，出列！从此刻起，你的名字与前辈同在！”前段时间，北部战区空军某旅“红旗汽车连”组织了一场特殊的人选仪式。在挂满锦旗的荣誉室，刚下连的战士被正式列入连队人员名单。

2023年，卢宣宇、胡俊……2022年，尹明辰、姜博还……看着电子屏上逐年滚动的人员名单，该连干部陈雷威一脸的欣慰：“人人建档备案，再也不怕有人漏掉了！”缘何有此感叹？

原来，2020年9月，该连举行建连70周年庆祝活动，应邀归队的老兵刘更臣盯着连队官兵名录一遍遍确认，他发现1960年入伍的战士里，唯独少了周建民。

“周建民是在战场上立过功的，怎么能把他漏了呢？”看到老兵失落的目光，陈雷威既羞愧又懊恼。连荣誉室建成已有10年，这份名录一直留存在这里。那些年代久远的官兵的名字，很少有人留意，那些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，更是鲜为人知。

“周建民现在在哪里？”同样的问题问了一圈，在场所有人都摇了摇头。

老兵不惧牺牲，只是怕被遗忘。“一定把周建民找到！”庆祝活动结束时，陈雷威向刘更臣郑重承诺，“就算有一天我离开了连队，也会接着找下去。”

一场寻人之旅就这样开始了。陈雷威查阅历史档案惊讶地发现，从1950年建连至今，连队共有1952名官兵，由于年代久远，还有302名官兵的姓名和身份尚未得到确认。

不是一个周建民，而是302个“周建民”！

怎么找到他们？陈雷威想到了第12任连长欧阳启金。1978年，连党支部提出“爱车、守纪、安全、节约”8字诀，后被确定为汽



该连官兵在荣誉室参观老兵们捐赠的物品。

徐浩峰摄

车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，在全军范围内推广。在老兵群体中，欧阳启金拥有很高威望，在他的帮助下，一张巨大的寻人网络迅速搭建起来。

最先被找到的，是老兵宗爱勤。“我清晰记得与宗爱勤初次见面的场景。”连队文书盛鑫回忆道，“老人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，高兴得像个孩子。”

盛鑫说，虽然连史里有一些关于宗爱勤的记载，但听到亲历者的讲述，还是格外震撼：1953年，宗爱勤与战友入朝参战。一次执行任务途中，他所在的“尖刀排”遭遇敌人炮击，飞溅的玻璃碎片将他的脸划出一道道伤口。宗爱勤没有丝毫畏惧，驾车全力冲锋……

随着寻访的深入，不断有老兵被找到，一段段惊天动地的战斗经历由此被还原，一个个感人肺腑的奋斗故事浮出水面。然而，令人心焦的是，始终没有周建民的消息。

有一次，听说周建民可能在山东潍坊某地生活，陈雷威委托休假的官兵前去找寻。几经周折，最终找到的却是一位与周建民同名同姓、年龄相仿的转业干部。

“老兵，是联结过去与现在的纽带。”那段时间，陈雷威多次在日记本上写下这句话。在大项任务压茬推进的重压之下，不少人劝他先把寻人的事放一放。可是，每到夜深人静之时，想到还有那么多战友杳无踪迹，他就难以入睡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多的老兵加入寻人之旅。经过多方打听，终于在一年多后得到一条好消息——周建民依旧健在，居住在江苏徐州。

再次听到“红旗汽车连”，周建民眼睛湿润了。原来，来到连队刚满一年，周建民就外出执行任务。归队后，他把总结好的驾驶经验分享分享给战友，便因家中变故匆匆退伍。

重回老连队，周建民动情地讲起那一代汽车兵“珍惜荣誉、英勇战斗”的故事，官兵们无不为之动容。英雄事迹深深感动。临走时，老人依依不舍，特意把自己的军功章留给了连队。

寻找周建民画上了句号，但寻找其他老兵的脚步没有停止。如今，一个个“周建民”早已演变成一种精神符号，对连队官兵产生深远影响。

曾有一段时间，该连长途机动途中，物资装卸效率始终较低。受革命前辈战斗故事激励，他们成立了攻关小组，历时3个月，经过4次改进，终于成功研制出一款新型托盘车，使装卸实现了无依托、集装化。后来，这项成果被战区空军推广应用。

近年来，该连官兵持续苦练精研，至今连队已安全行车74年，官兵人均掌握3到5种车型驾驶技能，90%的同志参加过重大演训任务。

记者了解到，经过4年多的努力，截至目前，连队名录里缺失的302名官兵，已找到267名。

“一个都不能少，我们还会接着找下去。”采访结束时，聊起还未找到的35名老兵，该连一名战士脱口而出，“过去，前辈们敢立潮头扛红旗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荣誉；今天，我们接过红旗，奋力续写新的篇章。”

寻找“周建民”，还在继续……

潜望镜

一个周末，第71集团军某旅某营赵排长心烦意乱地在宿舍里来回踱步。桌上放着一周的检查情况和即将上报的问题清单，他几次拿起笔又放下：哪些问题该写？哪些问题可以略过？

“如实报告不行吗？”列兵小王看排长如此纠结，索性建议道。赵排长还是举棋不定，皱着眉头说起自己的为难之处。

今年初，为进一步提升正规化建设水平，该营党委围绕规范战备、训练、工作、生活秩序拟制《日常检查实施细则》，并每周安排一名排长组织对照检查。

值班第一天，赵排长就在坦克连宿舍发现，战士小张的内务柜里存放一份内部资料，属于违规行为。按惯例，这一情况要上报到营党委，并在管理工作讲评时进行通报。坦克连连长得知情况后，便和赵排长打起了“感情牌”：“教导员上周刚强调保密工作，这周我们连就出问题，影响太坏了，能不能通融一下……”

赵排长左右为难：如果同意连长的请求，那么检查走了过场，失去了意义；如果不同意，显得不近人情，况且下一周轮到坦克连负责检查，不如“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”。思忖再三，赵排长选择了妥协。

没想到，“口子”一开，后面的事情就变得不可控了，赵排长一检查出问题，总会有人找上门来说情，最后登记本上只剩下一些无关痛痒的小毛病。结果，有一天，上级机关到该营检查，指出多个安全隐患，他自然难辞其咎。

“抓得松了，挨领导批；盯得紧了，得罪战友。这个活儿，难干啊！”赵排长无奈地摇摇头，叹息道。

向来性格直爽的小王有一说一：“排长，您平时经常教育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，怎么轮到自己就动摇了呢？检查通报是为了把问题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，这也是为单位建设和大家着想。我相信，只要坚持原则、不遮不掩，肯定会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。”望着小王清澈的眼神，赵排长羞愧地低下了头，向营里作出如实汇报。

营干部会上，此事引发了大家的讨论。有人觉得，既然是内部检查，发现问题私下提醒一下就够了，没必要通报批评；有人则持不同意见，认为在问题苗头面前，眼里不能揉沙子，更不能“板子高高举起、轻轻放下”，否则养痍遗患，就会“小洞不补，大洞吃苦”。

双方各执一词，教导员最终“一锤定音”：“检查督导的目的是解决问题、推动工作，既不能将发现问题视为检查人员的业绩，也不能把通报批评当作连队的负担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‘搞变通’！”

会上，该营进一步细化有关规定，明确可以立即整改的小问题以批评教

发现问题，检查人员如实上报

李政 蒋雨斌 本报特约通讯员 宋世杰

育为主，而与备战打仗紧密相关，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重要问题，必须予以通报批评。同时，对检查人员履职尽责情况进行定期讲评，对开展工作不认真、作用发挥不明显的，进行严肃追责问责。

新规一出，变化立显。如今，在该营，担负检查任务的干部骨干严格按照规定开展工作，帮助大家提前发现问题、整改问题，推动营队各项秩序逐渐正规起来。前不久，上级组织紧急拉动，该营因反应快、用时短、人员物资齐整受到表扬。

第81集团军某旅探索小特专业集约化组训模式——

打破建制集中训 互学互教共提高

杨鹏飞 本报记者 韩成

记者探究

“工兵排的优秀率提高了13%，工兵连的优秀率提高了10%……”看着手中的成绩单，第81集团军某旅作战保障科李参谋高兴地告诉记者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通过旅里探索的集约化组训模式，合成营与兵种营实现了优势互补，小特专业成绩进步明显。

这一改变，要从几个月前说起。在一次任务中，该旅合成营工兵排整体表现不佳，只有下士许欢带领的破障二组发挥正常。事后复盘，许欢坦言，自己曾在兵种营工兵连学习锻炼，得到了其专业骨干的倾心帮带。合成营党委一班人闻之深受启发，立即与各兵种营协商，选派更多专业骨干前去跟训，同时邀请兵种营的技术能手到营里辅导授课。

这一做法取得了不错的成效。在训练中，合成营小特专业组训更加系统，官兵的专业水平也有明显提升。不仅如此，在不久后的一次对抗训练中，合成营的工兵排与兵种营的工兵连互为对手，前者的表现明显强于后者。

这一结果引发官兵热议，有人直呼“教会徒弟饿死师傅”，有人认为兵种营工兵连帮教兄弟单位花费了过多时间和精力，反而耽误了自己。对此，工兵连连长不以为然。深入分析对抗过程，他发现，连队官兵在处置特情方面扣分较多，面对“敌情”时工程作业效率大幅降低。因此，在他看来，工兵连的“落败”另有原因：平时训练过于追求书本上的制式流程，规范动作，忽略了实战应用与协同。

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该旅领导陷入沉思：在合成营，小特专业受到编制岗位少、教练员短缺等因素制约，在专攻精练上有所欠缺，但更注重与其他兵种力

量协同行动，因此遭遇特情时，往往能正确应对处置；而在兵种营，小特专业骨干力量强、装备器材多，对本专业钻研很深，但平时训练大多“单打独斗”，所以在兵种协同上仍有很大提升空间。

“只有打破小特专业之间的建制壁垒，才能真正促进实战水平提升。”为此，该旅将合成营小特专业整建制纳入兵种营进行集中合训，利用兵种营的优质资源展开专长化任教。与此同时，遴选带教骨干，将合成营小特专业官兵扎实的战术素养、丰富的临机处置经验分享给兵种营，探索走开互学互教、共同提高的方法路子。

记者在该旅最近组织的实战化训练中看到，对相同背景下的破障行动，兵种营与合成营工兵专业的战士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。他们相互取长补短，集智攻关，时而合力通过防步兵混合雷场，时而分散突破不同进攻路线上的障碍，大大加快了大部队的行进速度。

由补拍证件照想到的

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工兵中队干部 戴柏权

拍摄新的证件照，而机关要求基层官兵马上提交证件照，小王只好出此下策：“虽然每次晋升警衔后，中队都会组织统一拍摄证件照，但少数同志因为在外执行任务等情况没有拍成，一时又不方便外出补拍，只能先这样将就一下。”

小王的解释听起来好像有一定道理，我却觉得这样做并不妥，不仅违反了有关规定，而且对战士本人也是一种不尊重——在晋升警衔的高光时刻，竟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。

大家都说，人生最美是军旅。但出于保密原因，火热的军营生活并不能被时时记录下来。此前为退役士兵制作纪念相册时，不少战士找不到一张合适的

单人照，徒留很多遗憾。

想到这里，我心里打定了主意。第二天午休时间，我取出相机，设置好灯光和背景，叫来之前错过统一拍照的战士，为他们补拍证件照。晚上，我又召集中队的摄影爱好者和宣传骨干，讨论如何在遵守保密规定的前提下，尽量给中队每一名官兵多拍些照片。

看着大家兴高采烈的样子，我心里感慨：虽然表面上看是几张照片的事，但背后隐藏着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的大课题。对官兵的合理诉求，一定要积极回应和努力解决，切不可简单粗暴地拒绝。就像拍照，其实在规定范围内仍可以尽量满足官兵期待，就看我们愿不愿做了。

青语想说，给我E-mail

投稿邮箱：解放军报投稿平台



闪耀演兵场

左图：近日，陆军某部组织官兵赴某地开展红蓝对抗训练。图为隐蔽埋伏。

余世杰摄
下图：11月12日，新疆军区某团组织狙击炮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训练。图为发射瞬间。
杨龙摄



带兵人笔记

前不久的一个深夜，我在查铺哨时发现中队值班室还亮着灯，文书小王正在加班。只见他熟练运用图片编辑软件，将证件照上的警衔由中士改成了二级上士。

“证件照怎么能这么处理？”我立即上前制止。

“时间太紧了，来不及现拍……”小王一脸无奈地道出实情。

原来，证件照上的战士是前段时间确认留队的班长王凯。他晋升警衔后便直接前往院校培训，来不及及